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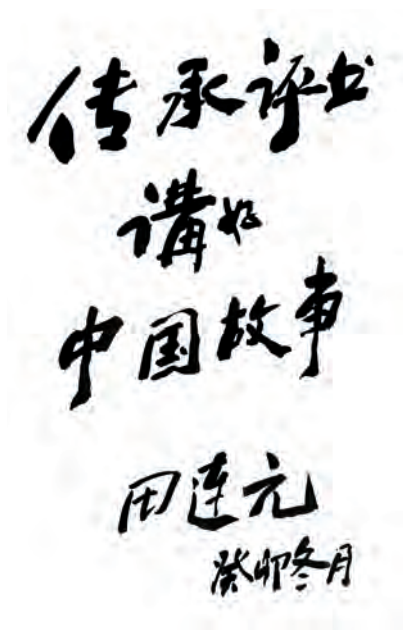
坚持 10 年的现场评书演出的原因就在于此。有了每周六的登台，我可以随时检讨自己，寻找自己的不足，也能够去体会当年老艺人、老先生在现场说书过程中留下的经验。”

现场说评书，很多靠的是现场发挥，他说：“说书不同于其他曲艺方式，很多曲种有固定的词句，而评书固定的语言很少。15 分钟的内容一字不漏背下来是可以的，但是长篇大书怎么能全部背下来？不可能的！这就需要说书人自己理解、拆析故事，寻找其中的关键点，用自己最擅长的语言讲述，这是评书的艺术魅力和特点。”

林遥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很有天分的人：“大概因为我搞写作的关系。在作家中我可能是善于表达的人，但文人气息改变很难，这非常麻烦。我坐在那里，开口说话，动作、眼神，还是像文化人的多。”

虽然林遥专门研究武侠小说，熟谙各种武侠故事，并且撰写了《中国武侠小说史话》专著，但是他说起武侠类的评书（行话叫“短打书”），却感觉力不从心。他说：“短打书的热闹劲儿，我往往说不精彩，行话叫‘拿不动这块活’，这是我的短处。我比较喜欢讲《聊斋》《世说新语》这种偏文气的故事。不过，我三师弟周富贞说起这种短打书就特

2025 年 7 月，B 站 UP 主尝试使用 AI 拟音技术复刻单田芳风格，成功推出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AI 拟音版，声音还原度极高。



左图：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题字。

别有气势，侠客垫步拧腰、跺脚上房、探臂膀拉宝剑，双方四臂齐摇，战在一处，他爱讲这些段落，也特别受欢迎。反过来，他就不太喜欢《聊斋》。《聊斋》情节进展缓慢，矛盾不突出，甚至整个故事结束，也没有强烈的对抗性。《聊斋》表面说鬼狐，实则讲人间，背后隐藏着强烈的寓意。然而，抽丝剥茧分析这种寓意，以及书里提到的种种典故，却是读书人所擅长的。这是个人的问题，有长就有短。”

作为非遗项目评书（北京）代表性传承人，林遥对北京评

书也有很深的了解：“从国家级非遗的层面来讲，北京、天津、河北省和东北等地的评书都叫北京评书。王鸿兴被奉为北京评书的祖师爷，传说中，他拜明末清初的大说书家柳敬亭为师。这里要厘清一个概念，说书和评书，说书行当由来已久，范围更大更广，包括评书、鼓书等。之所以奉王鸿兴为评书的祖师，在于此前说书人都是连说带唱，辅以伴奏。王鸿兴原本也是鼓曲艺人，从他开始，去掉伴奏，传下了只说不唱的评书。民国时期，评书书目并不算多。1916 年成立的北京评书研究会，考察了当时 40 余部书目，最终确定的、可以经常上演的书目不过 29 部。当然，我们今日听到的传统评书作品，远比那时候多，这是因为很多书目是源自鼓书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评书、鼓书艺人加入曲艺团，书目之间多了交流，加上后来传统曲艺资料的整理出版，大部分内容都成为公开资料，后来的评书演员文化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，能够创编新作品，也进一步丰富了评书书目。”